

遜志齋集

冊八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演輯訂

十世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  
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  
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  
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  
物絲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  
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

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嘒嘒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繇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天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

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修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談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龐辭怪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逞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侈爲贊譽以爲舜禹復生著

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於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豎孫爲司馬氏所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類鈎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勵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

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尙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奧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間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辯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

珍做宋版印  
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  
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  
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  
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  
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之蕭君彥祥彥  
祥好學之士其尙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  
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  
諸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  
覺有出塵意陵夷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

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卽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爲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爲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疎密鳥獸蟲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爲通論也覽此圖者尙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鐘鼓肆管絃燕會於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爲盜區屠傷殺戮至於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頽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旣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爲國都旄頭屬車往來乎其土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臥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

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恆在乎德而不在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而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況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

詩疑當  
作技

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於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

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開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於天下蓋時與事錯迤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繇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

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汗蠟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旣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尙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尙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於家公之弟惠仲父預修先朝寶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礮石攻木範金坯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託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託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燼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修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爲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於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於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壘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旣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高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於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於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況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爲者猶不講況難爲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巖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奧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內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爲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卽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閱之以爲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賙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繇是懌得專於學其書亦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於齋宮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公多寶

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既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爲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懌尙日孳孳因藝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爲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於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懌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懌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修元史文辭爲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爲羣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獎之也唐甄濟不仕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於朝且請韓退之爲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爲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雜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爲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辯甚久蔣君未嘗以術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於翰林遂受業於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獎與以爲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爲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

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於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徼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卽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爲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爲人而今已矣浙

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尙可得邪惜夫

題礪磴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礪磴子墓碣礪磴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礪磴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當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言論旣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篤忠厚慕尙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來師喪道微漠然無足存者余先君貞惠先生昔爲魯守嘗思有以化之迎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者使就學焉於時洙泗之間幾爲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魯士之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

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父處士生不顯於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於聞人以識其葬余遇諸京師爲之歎息流俗之壞也久矣親沒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費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爲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至魯絲盟觀之其俗蓋將盡變矣復異時之感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告我余尙能爲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人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爲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

方得其文者爲最寡吳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感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絲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祿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恆人也備萬物於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於千載天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恥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繇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嵯之珏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理字克讓生於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於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尙友於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旣沒而叔子思齊爲陝西左參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恆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於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參政公名可家以字行繇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爲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爲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繇乎禮義之途使內不愧於天外不挫於人充溢盛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爲者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當其銳然於有爲之初固若可喜及乎涉歷無窮之變未有不繭然消沮者也吾嘗歎而疑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皆偉甚左民奇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爲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而見之乎苟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之粗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

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於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爲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修於閨閫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莫病於近代爲其慕乎美稱也夫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苟著爲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爲父師者往往以梟



夔益稷丘軻回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德則庸豎賤夫也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浦陽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格物之義名之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祝之以辭欲其用心於致知之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爲父師也乎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嘗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之材亦不免冥行謬作之弊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爲文章則浩然而無涯蓄之以爲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賢之學必以知爲先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可以數計而欲知之也蓋有要焉操至靜之器以應乎羣動以索乎冊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之間譬諸破竹焉旣得函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豁然矣知旣盡而於聖賢之學無得者吾不信也叔致生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目之接無非知也舉足動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而太史公又甚愛之其於學不旣得矣乎予復爲是言者予與叔致友以忠告者友道也雖然叔致奚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尙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絲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脂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輩鹿胸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真此王荆公刻漏銘爲李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尙於宋君觀之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彩可愛而韻頗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

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蹟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爲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真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當今推爲第一今仲珩草書自作詩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題周氏文後

知人天下之至難絲人之言以觀人至難之尤也人之平居非察其所守不足知其志非試其臨事不足知其才才志得矣非考其終身不足以知其德此人未易知者爲然也士之寬裕有容者譽人多過其實刻厲疾惡者取人多喪其

真自非誠明公溥之士其予奪褒貶未必可信則察言之際豈易乎哉吾友方君其介潔不妄有所稱而王君修德確然守正不爲詭隨之行苟非其人雖其親愛不以片言許也今於周君友文俱言其美若出一口然夫以方君之言雖微王君猶信也王君之言雖微方君猶可也而二君交贊之皆以爲難能則周君之善烏可誣也哉昔余與周君遊先於二君而周君之來吾鄉二君知之者詳於余古道之不復也久矣余於周君喜二君之公於取人也旣爲之書復繫其說使人知予爲之書者非私乎周君蓋猶二君之意也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繇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尙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饒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懾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尙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羣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閔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爲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爲鏡歌十二篇以宣敷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尙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修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以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於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黃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因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慊慊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己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緱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鏘玉戛宮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

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書夷山稿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業無所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祿位得失爲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羈寓數千里外在尺竹伍符中而放筆爲詩組織物狀揣切人情敷揚事理浩乎其無涯燁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嘗有枯悴寒澁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況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過夷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於天下而聞於朝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誣  
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苓子訴於朝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  
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  
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間何其美也人情之易感也尙矣  
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於宇內則風雨時萬  
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  
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贈樓君詩卷題辭

代太史  
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真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有司將官之君固以疾辭  
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歌詩以贊其行凡若干首君  
嘗徵予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爲言予撫卷而視計其時僅越七年而  
其人之存者聚散不常於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予何



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  
生世不啻如呼吸頃耳其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  
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遊之人聲音笑貌瞭然著  
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欲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夢寐何異也而余  
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非達性命之故者不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齊  
矣君足踐利祿之場不願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得余非能知君獨視其詩而  
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楊言性本於告子臬夔以刑名聲色  
絕世引喻有味可爲世戒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謂君子懷刑乃懷  
思典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爲善之當爲彼爲不善之小人皆可備解經之一說  
蓋篤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者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  
以稱物平施爲言謂三十斤爲鈞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

賈誼大鈞播物者實之其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蔽聰可駭者頗衆甚矣乎其爲多思也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亦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邪然其異於世俗之蒙瞽拘錮於已然之成說而漫不致思者亦已遠矣況其該博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蓋亦難能之士也第疑聶夷中詩二月非鬻絲之時以爲乃四月之訛則爲未當乎理夫夷中蓋以貧困細民未蠶未稼而預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免饑寒之厄此非躬歷其事而深究民瘼者不能述斯言也而慶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察耶抑其方銳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己之失邪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爲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爲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爲言之意者爲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醉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橫以見志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

喻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羣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爨下之木有剝然鳴者其尙知而取也

題積善堂記後

爲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爲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爲其所可必而妄意於所難必修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爲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之宜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爲利達而爲之也使慕利達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尙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斯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樸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爲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會稽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祿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繇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

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爲乎公之爲人御下寬默有容而持身甚謹衆咸服之  
以爲君子而不自以爲才是宜爲天道之所祐者也尙於其嗣人徵之

敬題蜀王殿下來鷗亭詩後

蜀王殿下以睿哲之資性與理合發言成章而謙虛好士士有見者未嘗不斂  
容垂問然文辭翰墨之賜非學術器識遠過乎人者弗能致也往者講學中都  
臨淮訓導姚宗文特承顧遇賜以來鷗亭詩時殿下春秋十有八耳而措辭雅  
馴有法雖縉紳儒先莫過焉是豈特儒者之美觀哉亦可以爲聖世宗室多賢  
之慶矣

題許士修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  
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  
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  
子猶父及旣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

此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修德修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嫫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頤與其弟暎嘗師修德之友許君士修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頤暎爲購工刻於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頤暎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閩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旣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跋劉氏家藏誥命後

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贈其父爲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官行事之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況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其所當爲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輕重哉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玉大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爲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爲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寶藏於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爲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況一笏乎

書李質夫序後

名號者己之所命以別乎人苟未極其美人未必非笑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己之所志以彰其身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爲士者未嘗修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怠其所宜爲而先其所當後古之君子弗爲是焉名號與聲譽俱美者稱也二者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名號者不亦善於自修者乎善於自修者君子取之章貢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覩制作文爲之感因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於吾郡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爲職蓋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文者周之所尙聖人非處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繇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樸順乎其不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澆濯剷除之何繇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旣美而其事甚難也雖然己不繇而強人之從於事爲難己繇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況居位者乎李君苟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繇之機巧之去而惇厚之用椎魯之尙

而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恥浮薄而勉爲忠樸者其  
李君之化也夫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

...

...

...

...

...

...

...

...

...

...

...

...

...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九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演輯訂

十世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贊

春秋諸君子贊 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碻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為法云

石碻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為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徵若著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

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篡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  
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  
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  
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  
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  
生民今也誰恃

臧儂伯

戡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旣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  
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儂伯憂其漸懈昌言正色  
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羣情  
旣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厭棄人言篡弑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

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  
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踞  
蛇豕屏竄才優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  
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徇道忘己  
後國先家季子所恥

叔盼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污叔盼之賢高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  
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恥之安乎賤貧我捫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  
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疑作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  
我之所好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讐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

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尙利與功納君於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恆人於利鎔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肯取瓦礫棄遺  
璵璠篡弒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污己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  
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汗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  
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  
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  
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尙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尙視  
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  
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違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  
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徇大公舉讐與子

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偽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愎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為戒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纘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為嬉孰能無為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為國魯號多士粲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貴天下恆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為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

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  
不足與伍天將喪吳罍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  
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  
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己無異人之勝己善者己能翼而扶之與之  
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  
爲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孰容鄭之  
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己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洽豈曰無賢  
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  
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



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三守贊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與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於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靡化民以道肇建學官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於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於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植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  
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  
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  
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儉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 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  
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  
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  
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繇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  
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

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章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  
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  
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峨峨  
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儼公去千年斯文  
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禁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筆志豪氣雄手抉百川注之  
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輿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  
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茫五嶺蒼蒼發爲  
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  
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  
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實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  
文宗五季之禾支離黜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獲咸池  
厥音沉沉如玉之温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旣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  
惟公躋身顯融旣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  
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  
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尙友五贊

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  
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於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  
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  
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  
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  
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譬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謀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尙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卽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

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

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於上難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纒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己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

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缺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益壞偷面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徇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 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於下故小人得志以至於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



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恥也繇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汗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爲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繇知之有大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

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有序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則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孫瓚旣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旣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絲是

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歎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旣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蠶盜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闕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尙視於公

孔璋贊

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珍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鬪之不止一人叱之卽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一旦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搢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於中聲名著於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

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為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實之死天將亡唐故禡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泐泐暴於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臥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為苟賤卑污大節已隳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竇朋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惴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於廟廊臥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蕭僕贊 有序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答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答罵弗

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

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詔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爲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歎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爲贊以附其左方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爲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

情或不通瓦解河潰維聖迪哲察於人言虛己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兇擅國國不遽亡繫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闈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直氣凜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爲君御

南稜王先生像贊

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於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旣皆博覽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於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之耆老以考其行己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

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子最顯者爲黃文獻公潛仕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之孫翰林待制禕以文學事今上有名當世觀於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知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安之倫也

御賜吳大學士畫像贊

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吳公沉實預在列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寵褒之意公既詣闕稱謝將藏諸家以侈上恩以爲鄉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某至京師獲拜而寓目焉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於王庭者若商之傳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高宗圖說於未見之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既沒



之後惟唐太宗爲學士十八人畫像當其尙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之有弗  
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於家也今皇上優禮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  
蓋密勿文足以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其下而官  
爲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藏於家豈非間世奇遇尤爲可慕也  
哉第像公者能窮其面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知之  
某非敢以爲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贊辭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行  
安識明學粹義精執筆橫經陟降大庭帝敷人文化成九有公爲儒宗陰翊治  
道德爲世儀文爲世師凡厥縉紳孰克似之華髮蒼顏圖像孔肖子孫勿忘天  
子所詔

御書贊

有序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寵遇皇上爲更今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較文  
來京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光景星慶雲聖  
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炤九

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  
被萬邦嶠夷昧谷髻童鮐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如彼瑞  
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修乃克有之天  
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  
倫遠之天下邇之修身絲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  
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尙念  
哉祇奉聖猷天子命汝俾自慎修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鎮社稷前  
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於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  
保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  
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

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恥於患難故遐陬絕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贊

有序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內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旣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

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卽天位召入議禮改  
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  
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恆  
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  
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  
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  
敬而贊之曰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  
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旣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  
雅位雅位雅位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空同外史贊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爲仙脫然無累者吾知其爲禪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  
其爲儒者之賢人於茲三事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仙  
而好佛行高而志專丰神朗潔如冰雪之在澗意態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

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繇然也況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贊

不翕翕以爲同不憂憂以爲矯遁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祿不足以爲大布衣糲食不足爲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顛蹶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烏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贊

璠璣其溫冰雪其清皎如異人炤映殿庭辭翰爛然爲世重寶却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王仲摺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尙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修而恥於干譽傲寵此王子所以羣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予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爲今之賈董也

鄭仲釋像贊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閭閻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贊

有序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於天下者雖學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攜一子與居敝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廚廩薪芻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饑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詔不誣人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爲疎夫孰知其

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於時而與古為徒嗟乎使斯人而為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內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多事之際不曉曉以忤物不汨汨以阿世予方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蓋蒼之西東海之滋也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凜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為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於人造物為徒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祿位也輕以仁義為樂故於嗜好也薄畜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玉堂之署以為國之著龜然優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之旨誠足以繼前緒而開後覺也歟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銜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蓋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王中夫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龐淳厚之氣寬和博大足以範俗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盡試也出其餘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決粲若星斗之麗世皆仰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爲人窮而不戚泰而不肆位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耆英淪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挹涕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皆肖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



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態而盡彌綸此所以頓挫萬彙而包括乾坤今吾養  
浩心之蘊蓄自足以藻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託於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爲之  
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贊

灑然絕俗之韻温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求合不立異以取奇出膺民社之寄  
處爲士子之師發才猷於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  
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爲祿位所羈者乎

澹如居士贊

窅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冲然內足者燭理之明也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  
若無能也智可以動乎幾先而泯跡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  
也無所愧乎天故不願乎人知也此故君子之成德而澹如居士所以自名者

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充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歆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纂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紱獨養高於林藪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爲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於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狙詐爲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覩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尙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修閑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而所存者厚矣豈一丘一壑所能容耶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

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遊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髻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給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頰白冠裳如畫行步踈踈可數默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繇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

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厥德詐譏機巧胥援以溺  
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彌殆臻於理曷占其端視諸  
黃氏維黃世族爲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日隳弗居其名  
福祿攸躋懿茲黃氏有伯有季旣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貲名孰能  
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耆艾集於一身疇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  
季也夔夔以穀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珍於以療饑孰不能言我弗  
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革其瀦以揚休聲豈惟爾家  
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杜推官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  
平恕此杜子之所爲異也況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  
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贊

生乎閥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  
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冠豸庸邪當破膽而潛遁  
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為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場徜徉於寬閑之野邪

姚貞婦贊 有序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劬身以奉  
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  
五十八矣篤行徽言傳於鄉閭休風慶澤施於後昆子禮原以才薦於朝為禮  
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於天下里父老言於縣以達於部使者參伍審覈可  
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姜守義歌於國風伯姬謹  
禮書於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為儔而上弗預玄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  
闕乎乃作贊辭播於閭里俾有所勸用敦於人紀其辭曰帝降厥衷孔粹惟人  
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台父子昆弟咸基於此元聖立憲萬世  
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恆詩備盛衰著美刺慝春秋之義力甚白婦德豈多

以貞爲常從一而終顛沛靡忘陰教旣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  
夫人媿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昭宜於尊章協於嫺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  
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者嬰匍匐在旁于清于溫則曰旣毫于鞠于育心焉  
閔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昭茲信誓敢負所天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  
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雛曉曉載翔載翔鳴於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爲  
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弗祿是承何以啓之母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  
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古淑媛列於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  
於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亶哉匪誣

老人星贊二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無謂弗聞彼杖而遨日瞰  
爾門

食氣之母服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祐下民宰制元命誕錫永年邦家  
之慶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汚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汚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斂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白鹿洞規贊

有序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爲贊以擊之辭曰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弼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閔其萌莫遂其長決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爲行之愈難千五百年聖統莫繼掇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羣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羣經淘汰衆說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覃被天下譬諸飲食非民水火推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淺曷知其然其

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繇之寧不預知爲學之初舍此焉學率而弗違匪資外鑠發之爲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爲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公言是詎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歸田圖贊

干祿非冒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繇義與道孔明之徒子房之英天厄其道非吾無能廬山崇崇其下江水清風穆穆盛德之士

畫梅贊

有序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贊之曰玉質冰姿不汙纖塵破顏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馬圖贊 有序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勒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羣遊自肆之爲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頽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贊云麒麟騶虞貴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躡風羣飲於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况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爲好義作修德膠木贊

王子善書得篆之髓流爲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衆葉雲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九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演輯訂

十六世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於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繫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違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

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於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尙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於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閭里或周其難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矢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於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不能服駕出於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梁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旣亡民實無祿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於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

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允匪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  
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讒之置於巴蜀匪公之尤  
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  
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  
茲羸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  
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  
尙饗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戲世俗糝糠死生  
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  
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於家細析密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  
翼孟宗韓沿洙遵洛簞瓢陋室若飮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  
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

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較文私情幸遂公墓於夔拜謁靡遑孀孤滿目與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祿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纘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尙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迹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縉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尙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

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尙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旣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旣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

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閱悼其墳墓爲  
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  
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  
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  
岷峨濫跡鷓鷯愛綠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沽  
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素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於枯鷄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  
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  
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著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  
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於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滋  
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  
濬哲興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卹獨惟君知臣  
惟賢知德王言旣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

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轟天羣仙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太史公遷葬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與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洪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頽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瀾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爲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尙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旣屈之餘也尙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旣定其卓絕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奠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



臨掀然微笑彷彿想像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尙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爲爲天所惡謂爲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并汲水於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奇恆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陵轢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矧造化者寧不譴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爲報道不在此其中所蓄月朗日温著爲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爲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凋環目顧之一何寥寥茲已可憾聞者嘆咨況在

不肖嘗辱見知違闊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愈遠愈耀敘奠矢辭知己是報

重告胡先生墓

宋元之隆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崇先生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峭拔穹窿如粟於饑如裘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往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皤然兩翁東人聚觀曰我父兄西人嘆言邦家未空顧登壽考顧履顯融內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爲禎祥以誇無窮云胡皇天降此薦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失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闡孰一風俗變壞孰救其疾其頽孰扶其潰孰窒有邪有詖孰正孰黜有慕乎善孰爲引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爲坏土抑舒而爲風鬱而爲魄蒸爲雨露盪爲霹靂誰爲冥冥而不赫赫有戾乎理尊榮安逸人或不誅先生是殛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德不遇一時

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婺爲之宗各尊所聞以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  
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明天子長山華川  
內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遊物表不耀其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毀顧瞻  
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尙存爲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  
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  
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囿大化如冰在川成壞斯須安可控搏有盡之形  
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  
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尙俟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  
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

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爲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鷓雀蟲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生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謀孽間構卒俾蒼黃奔走於西南萬里之滇棘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爲之悼屈而銜冤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於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於殿陛而達於旒扆之前於以有學士之贈於以有文節之諡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繇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爲善

而不患爲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仙乃知讒佞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尙友於簡編情不能自己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恆以困州縣沉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於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

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灑  
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  
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蟬  
聯吾儕小子不幸而弗獲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  
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  
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  
薨于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  
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尙  
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  
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  
周旋而釣游於麟溪之澗眺望於芝山之顛促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  
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  
視公顏以爲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余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

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余既憂苦百懼而公翩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寃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銳以爲儼也狠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鴟鳶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爲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誅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爲然乎

祭吳樗庵先生

余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茲先友皆時之彥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四顧興嗟幸公尚存誰實無良忍速公死堂堂民望於今盡矣惟公之生玉質金聲儼如列仙温粹而清據席談笑羣言咸廢尤善

爲詩尙友百世酒酣意適奮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足多玄思妙語神構鬼設  
獨得於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嘆莫已知人之不知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  
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曷不與辨以死自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  
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僊能然超乎物表不履憂患公昔  
慕願與僊爲儔死而有知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讒畏毀公之至樂迺自今始  
羣愚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僊孰不喜公爲公之計死未爲失況享高年踰六  
望七昔我先人五十而終以公觀之所得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  
淪胥以敗此獨爲善衆視若仇彼爲不善覆謂良謀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  
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不死者長寧若小人溘焉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  
豈知今也哭公以弔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爲誰言邪嗚呼哀哉尙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福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結髮出遊天下所交所事  
皆名世者曾未十年零落西東哀訃日聞寰海爲空嗟嗟夫子博辨俊傑妙齡



挺秀揚聲楚越束書上馬翱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駭驚國不可爲智者所畏  
退處兵間初非其志天戈南麾溟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蠻王島侯祇命  
震悚南金大貝稽首來奉帝嘉勞績俾佐一州入宰畿縣奏課最優遠郡不治  
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跡觴詠當宁興歎在廷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筆  
章程衆趨刻覈顰蹙坐曹謂匪吾職羣士大比兩司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  
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公最驩我爲童穉輒觀  
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譽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  
實忝同徵舟行千里連床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我以  
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人所怯公氣益壯契闊還里于今四年  
嘗歸覲父一見卽旋示我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老士譽  
所宗璧雍玉堂贊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覩忍不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  
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豈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之  
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爲或訥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

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冥冥終古  
矍矍彼庸狡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穢若鴟鳶事久跡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  
爲天所厭旣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  
趨哭淚滴衾枕歲且周矣哀不彌忘纍纍諸孤若在我旁貧不能振仰愧平昔  
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尙享

祭郭士淵

寧海爲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爲賢至於近世諸老盡歿天啓其端俊傑  
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已驚其羣昔被薦書翱翔太學抗疏殿庭  
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銳斂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己未余從太史至於  
京師閱天下士孰不奮筆自擬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然辨峭暢達  
波濤之壯鷹隼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稱之羣公坐受子拜以示  
親愛銘子先墓使永不墜嘗爲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子鮮朋友  
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仰首視天曠視九州子繼

居憂子亦還里往來問難情義益美遊並子穀息聯子床凡子所聞無或闕藏  
子之金華子將赴闕自期卽歸當與子別子留子去不相聞知思子無悲謂見  
有期孰云吾子而竟止此不與子面乃聞子死子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  
子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子曰不然子慎而審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  
不思殲此良人嗟嗟吾子子果死耶胡不子留俾文邦家況子之才可以用世  
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子  
于毒困于讒構身死名辱衆人無知謗謂子狂紛紛矇瞽烏識否臧微生好直  
匡章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子之言行予實知之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  
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爲斯道慟非予之私

祭許士修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  
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  
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蛻污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

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  
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  
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忤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  
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污濁不發其光卒斂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  
豈謂斯世爲可厭數清都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翱翔  
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天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  
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  
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  
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實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子復  
何爲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予處堊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  
嘗弔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  
哀哉尙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珩俯仰不慚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絲天天之使然聖賢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絲醢死宰子族夷袞衣大圭爲百世師田恆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搆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旣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胸膺欲裂乖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貶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尙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太夫人

墓于蘿山吾欲祔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尙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  
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  
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  
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  
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  
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嘆而深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  
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晢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  
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  
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  
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踊招徠魂爽於滇池之涯是時年踰  
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

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卽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  
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  
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閭以婆  
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重入子室男哭袒而女號鬢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  
善有萑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  
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  
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旣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抑所稟者有  
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翊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  
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  
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鼎  
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  
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  
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

孫矣食也稼穡而秔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 祭鄒博士

士生於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於始而困於終不惟繇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旣對策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聖明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爲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構懼於凶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內姓名著於辟雍有祿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況乎天子憫念耆臣賜棺以華其斂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恫然後傑之生成才也



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敘哀而酌酒一以慰先生於溟漠一以寫吾心之冲冲

祭趙希賢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間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胤子湯武之德而夏臺姜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尙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之邵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於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爲予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冀幡然而薦至豈竟死乎空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乎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

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抵巇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尙何遺憾乎人寰彼儉狡之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攘奪於毫毛卒顛隕於穽淵以彼較得失於此分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予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聊寓哀於此文

### 祭童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吾子愛友弟昆同煬合藏矢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己忘物既充厥家他人遑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於艱艱培取則弗人厚於躬薄於奉先貴爲公卿寢薦豆籩孰如吾子祠廟是虔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蓄財吝嗇自封三牲私室賓庖靡供孰如吾子待士敬恭冠蓋盈門曾無怠容彼氓寡知謂學無益騁私角慧詆慢耆德吾子懲之聞善必式寶愛訓言如金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虛心屈體于賢于賓觀于其庭長幼振振嗟我鄉閭疇與爲隣予昔臥病杜門避谷子招我遊欣然爲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與子黃髮燕喜宦學于秦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

憂情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永闕九泉荒荒我里士習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柏之萎荆棘之茂追爾之亡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顏夢寢見之儼乎其存馳觴往奠不接笑言序德告哀以慰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攜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髮爲白暨子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云誰在自然公爲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

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茕茕九州孰踰此苦今當  
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

代家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  
迥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  
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在旁勞勩扶持不形言色  
今之子弟知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爲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  
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酌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尙享

東陽葛府君誄

有序

東陽爲婺上邑葛氏又爲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師端獻公洪以儒術參知  
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後贈朝奉郎君子謂其有遺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  
生諱巽字夢賢其氣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義忠信爲本處士生而不  
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爲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

人恆相勝而不能相兼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兼而全之者數百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奔走窮中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者惟無得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爲聖人位爲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也人而得其清明淑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爲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百世無一焉爵祿滿行多如蝟毛而善人舉世無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墓上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邪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祇爲細人耳其生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較耶於是其門人咸曰宜誄宜謚某曰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然有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微哉而不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悼不幸者有誄節惠易名者有謚處士之守道弗貳不亦靖乎誠篤無僞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誄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

乃誅以辭其辭曰葛氏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隱以  
賢厥胤孔碩吳寧是遷吳寧有葛積久而殷侃侃太師秉國之鈞不悍以剛不  
懦以仁非爽于儀允矣大臣爰有良士太師之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道若  
飴畏利猶虺世蓄不施以篤厥裔於淑處士天賦之英師聖友賢佩準蹈繩內  
誠而方外柔而明趨善遺榮梁肉羣經紛如辭奧義鴻衆說交羅喧蛙聚  
蝨導其指歸百川之東開塞以通實虛以充孰謂韋布綺綉之華孰謂藜糗鍾  
鼎奚加維義之安維道之奢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也則有善斯  
程懷愆斯革人恃有師天奪何亟壽匪弗崇爵則靡錫嗚呼哀哉彼末之康文  
駟錦衣彼得之京位則孔魏旣培以肥又祿而尸獨闕其逢俾澤弗施天之降  
哀有繁其彙或昏以囂或駁以戾戾雖纓裳德則弗類疇若處士天爵之備聖  
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子輿困于縱橫厚取於天人奚可損不得於人斯道乃  
明嗟嗟處士處困而亨弗忤於衷弗愧於生諸生纍纍如喪父兄不顯其躬而  
榮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民水涸於淵苗槁於田能爲者人不能者天自昔已

然將誰之愆古有昭則易名以諡揆行伊靖考德孔懿薦茲嘉號以永弗墜我思徽猷是以陳誄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年七十有二卒於家卒之明日其鄉之耆老子弟相攜而來哭如失父母而哀三日舉邑之縉紳士大夫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內凡數百里之中聞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弔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嗚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於某曰哀之而哭不若哀之以辭爲其可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已絕而遂已矣雖欲求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宣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讀其辭其哀宛然也子曷爲我圖之某曰雖然昔人之爲辭以哀死者多矣余追其人或有天下望被其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非其罪而橫罹夭折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葬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沒而不傳是誠可

哀也故從而爲辭以道情情悲而辭測言後而意愈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涕沾襟今府君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爲一家之政雖不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人少長集內外合莫不屏氣曲躬立兩序惟府君言是從禮焉而禮具樂焉而樂具瞻步履而倚笑談其惟所欲而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寢子孫林立乎疏幕之下葬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而墓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羨慕之不暇而何不幸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身言之固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士饑有所矜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乎若止哀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乎某於是無以誥之也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地華軒下府君不以其穉賤肅而置之賓位所以遇某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



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爲誰而哀乎況某之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渭字伯陽云其辭曰人之生死兮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兮亦復何悲身雖無悲兮人則爾思人思何爲兮喪厥表儀以義名門兮十世于茲漸仁習禮兮肅穆而熙先生尸之兮以和勝威動一誠物兮不順不違大孰聯輯兮小孰攜不畏以趨兮不慢以欺言惟忠信兮左矩右規家法孔儼兮鄉邦是推爾紛我解兮我賙爾饑父老有望兮子弟有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頤善人之忘兮衆庶疇依將奔慟兮遐邇畢來曷爲而然兮懿德致之德可感人兮亙古如斯嗟今之人兮胡寧不爲

原多脫悞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於宋之季世功德被於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銳而才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彊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於外歸諦視其姿狀輒嘆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

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恆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囂童惡子很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囂且惡者多存乎固而俊哲之生也恆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繇致也豈天者固有

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於成其福

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旣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恣鸞麟兮貔虎力綽秀姣兮燁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溫未加弁兮突修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讎子美好兮死誰尤旣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規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轡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糜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儼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囂昏兮稔姦慝身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恢奇躬天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朽天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奚爲兮去疇往英靈滅兮將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

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托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死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纘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淒淒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纊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煢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襁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婭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

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  
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  
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  
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與姑兮相與吳之先  
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  
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衰孱兮不死  
爾盛年兮懼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  
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  
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  
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  
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顙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  
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